

张庆利 米晓燕◎著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论

中国古代文学在历史的发展中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成果。

这些优秀作品美在何处？如何欣赏古典诗文？

针对这些问题，本书深入探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鉴赏理论，

概括总结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鉴赏方法，

分体裁论述了中国古典文学鉴赏的具体内容与方法。

在众多的作家、作品中，选择百余篇古典文学名篇进行分析鉴赏，

以印证前面所谈的鉴赏的内容与方法，

同时也为鉴赏古典文学作品提供一定的范例。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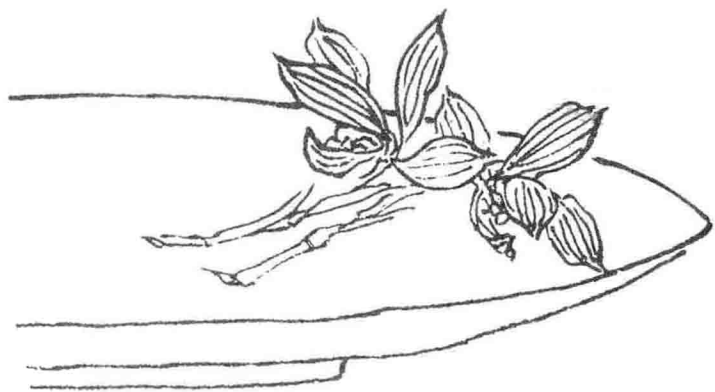
100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

[illegible]

张庆利 米晓燕◎著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论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论 / 张庆利, 米晓燕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143-2750-2

I. ①中… II. ①张… ②米…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
文学—文学欣赏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5183号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论

作 者 张庆利 米晓燕

责任编辑 陈世忠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兼传真)

网 址 www.xiandaibook.cn

电子信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天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750-2

定 价 5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综论	1
第一节 作者思想与创作背景	1
第二节 情感内容与艺术表现	7
第三节 顺序道来与重点突破	16
第四节 古代鉴赏理论撷英	20
第二章 中国古典诗词鉴赏	37
第一节 语言	37
第二节 意境	46
第三节 风格	51
第四节 名篇鉴赏	57
第三章 中国古典散文鉴赏	103
第一节 知人论世	103
第二节 解剖结构	108
第三节 分析形象	114

第四节 名篇鉴赏	118
第四章 中国古典辞赋的鉴赏	159
第一节 辞赋文学的发展	159
第二节 辞赋文学的特征	170
第三节 辞赋艺术的品鉴	178
第四节 名篇鉴赏	183
第五章 中国古典小说鉴赏	222
第一节 推本溯源	222
第二节 追踪寻流	230
第三节 鉴赏要领	236
第四节 名篇鉴赏	241
后 记	282

第一章 中国古典文学鉴赏综论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而又伟大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祖先以非凡的创造力创造了极其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为丰富人类的科学文化宝库，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古典文学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用特殊的语言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心态，值得我们认真继承与借鉴。

第一节 作者思想与创作背景

文学是社会生活经过作家头脑反映的结果，古典文学作品自然反映着古代作家的思想和生活，因此我们分析一篇作品时，必须了解作家和他生活的时代。即使是同一时代的作家，由于不同的生活经历、思想倾向与艺术道路，他们的作品也有其不同的思想、艺术特点。再说，一个作家一生的创作也随着他思想、艺术的发展而变化着，因而同一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也必然存在着差异。因此，分析文学作品，必须具体了解作者创作的风格特点，了解这一作品的创作时期，了解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作者创作本篇作品时的生活遭遇、思想状况和艺术进展等。《孟子·万章下》中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这句话本来是就士的修养来说的，说善士应该同善

士做朋友，互相切磋砥砺，但不限于一乡、一国和天下所有的善士，还要同古代的善士做朋友。那么怎样与古人为友呢？只能通过诵古人的诗，读古人的书，以获得帮助，吸取教益；而要正确地掌握诗、书的精神实质，还必然论其世、知其人，也就是了解古人生活的时代和他的思想。孟子在这里虽然不是专门论述文艺问题，但在客观上提出了文学阅读与鉴赏的一条重要原则：分析作品必须联系作者的生平思想及其所处的环境和时代背景加以考察。

曹植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重要文学家，是建安文学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但他的诗歌风格相差极大：《白马篇》意气风发，豪情超迈；《赠白马王彪》则瞻前顾后，抑郁悲愤。这不能仅用风格多样简单概括，而应该去探求其多样风格的内在原因，通过对作者人生遭遇和思想变化过程的追索，去体味各篇作品的思想情感与艺术风貌。曹植天资聪慧，才华超众，自谓“言出为论，下笔成章”（《三国志·陈思王传》）并且从小便心怀大志，因而颇受其父曹操宠爱，被认为是“儿中最可定大事”者，20岁时被封为平原侯，23岁时徙封为临淄侯，几被立为太子。为了培养他，曹操曾多次带他出征，使他更多地接触社会，了解民生疾苦，并树立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而曹操死、曹丕称帝之后，曹植则开始了艰难坎坷的生活。朋友被杀，势力削弱；贬爵减俸，不断徙封；严密控制，始终被猜忌。曹植过着名为侯王、实类囚徒的生活，最终抑郁而终。因而鉴赏曹植的诗歌，必须把它们与曹植的生活遭际联系在一起。于是我们看到，他前期写作的诗歌，一部分反映时事、描写动乱现实，如《泰山梁甫行》对海边贫民“寄身于草野”、“行止依林阻”的描写，《送应氏》（其一）对洛阳“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对中原地区“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的描绘。而为了改变这种现实，他极力追求“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因而这时期他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表现这种雄心壮志。如《名都篇》对贵族子弟耽于游乐的不满，《蝦蟆篇》“抚剑而雷息，猛气纵横浮”的豪迈，都是基于建功立业的报负。《白马篇》更是写得有声有色，塑造了一个胸怀大

志、武艺高强、勇敢机智、忠贞报国的游侠儿的形象，这正是诗人这时期思想的真实反映，是诗人的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的自我写照。正如朱乾《乐府正义》所说：“寓意于幽并游侠，实自况也。篇中所云捐躯赴难，视死如归，亦子建素志，非泛述矣。”随着生活境遇的改变，曹植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多的体认和感受，因此他后期的诗歌主要是倾诉自己不幸的遭遇、抒发被压抑的苦闷，思想更深刻，艺术上也更加成熟。《杂诗》六首写他的投闲置散、转徙飘荡、身世凄苦、壮志难酬的痛苦与悲愤；《野田黄雀行》虽为悼友之作，却表现出对自己遭遇迫害的凄楚悲怆；《吁嗟篇》、《美女篇》等，都是悲伤忧患之辞。特别是《赠白马王彪》，更是其后期诗风的集中代表。这首诗写于黄初四年（223）五月，曹植兄弟赴京会节气，任城王曹彰暴死，曹植与白马王曹彪同返封地，归途中又接到监国使者“宜异宿止”的旨意，他愤慨而无奈，作此诗相赠，并表现自己深沉的哀伤与强烈的悲愤。这里有对曹彪“亲爱在离居”、“离别永无会”的生离的悲哀，有与曹彰“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的死别的悲哀，有诗人内心对自己命运的幻灭的悲哀，所以宋代刘克庄说：“子建此诗忧伤慷慨，有不可胜言之悲。”（《后村诗话》）诗中描写太古的寥廓、山树的葱郁、道路的泥泞、山坡的陡长，都暗示了前途的微茫艰险；而萧瑟的秋风、鸣叫的寒蝉、荒凉的原野、西下的落日、归巢的飞鸟、索群的孤兽，既渲染了气氛，又抒发了内心孤独痛苦的情怀。这些诗歌比喻衬托，多有兴寄，缠绵悱恻，读之令人动容。

在《漱玉词》中，“愁”占了很大篇幅。可以说，写内心之“愁”情是李清照词的一大主题。但由于社会形势、生活经历、心理状态等诸多不同，其“愁”所包括的内容和蕴含的意义也有质的区别。李清照于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出生于一个注重文学艺术的士大夫家庭，父亲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母亲王氏亦“善属文”；而其本人又天资聪敏，故自幼知书能文。十八岁时嫁给太学生赵明诚。赵明诚是宋代著名的金石学字，于文学亦甚精通。婚后两人共同著录金石，研究历史，写诗填词，属文著书。夫妇感

情笃深诚挚，家庭生活融洽美满。承平之日，新婚乍别，丈夫负笈远游，她写道：“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离别相思，她写道：“忆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凤凰台上忆吹箫》）；而相别旷日时久，相思与日俱增时，她又写道：“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这些词轻轻浅浅，写出了少妇明如秋水、凝眸远望的相思与期待，虽不失为佳作，但她的愁情毕竟是浅浅的“闲愁”和短暂的“一段新愁”。1127年，女真建立的金朝在灭掉契丹建立的辽朝以后，大举南侵，占领了中原，攻陷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掳走北宋王朝的徽、钦二帝，北宋王朝至此宣告灭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难”。李清照夫妇同大量中原人士一样，先后仓皇南奔，屡遭颠沛之苦。建炎三年（1129），赵明诚在移知湖州途中，急病身亡。而金兵又不断南侵，李清照便只身飘泊，先后在杭州、越州、台州、金华一带，过着流离失所的凄苦生活。在避难奔走中，所有收藏的金石书画、文史书籍几乎丧失殆尽。国破之感，家亡之痛，使词人内心郁积了无尽的悲酸，于是一种凄楚哀苦的心境和悲痛感伤的愁情便充溢于这时期的词中了。因而在南渡之后，其“愁”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比前期的深闺之愁深沉且悲哀。这是家国俱灭的飘泊之愁，是亲人俱失的悲凄之愁，是苦闷无遣的永恒之愁，是欢情难再的无望之愁。这些“愁”不是伤愈之后的淡然诉说，而是声泪俱下的痛彻肺腑的悲歌。从愁中透视出外寇入侵，内部统治者忍辱偷安、投降卖国所带来的一切不幸。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愁，同时也反映南渡百姓的共同之愁，是举国之愁。《武陵春》、《声声慢》等都是抒写这种愁情的杰出代表。

可见，解读一篇作品的思想情感，分析一位作家的文学风格，都需要知人论世。更何况有许多作品，本来就是“触事兴咏”，往往是作者由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而进行的描述，或生发出来的情感，有其特殊的写作背景，必须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蔡琰字文姬，是汉末建安时期的著名诗人。蔡文姬和她的父亲蔡邕一样博学多才。六岁的时候，她就能分辨出弹琴中的断弦；十二岁的时候，她的书法已得父亲真传；十四岁，她诗书礼乐无不通晓，人但知有文姬，方知有蔡邕。但博学多才的文姬却面对着经历了太多的人生坎坷。她的诗歌现在仅存3首：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这3首中的后两首虽然至今仍存在着争议，但均为其命运的写照。从一出生，灾难与不幸就几乎一直伴随着文姬。汉灵帝熹平六年（177），蔡邕写的《对诏问灾异八事》触怒权奸，被流放到了五原安阳县（今内蒙古包头西北）戍边，后又流亡江南十余年，文姬从出生就随同父母过着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汉献帝即位后，蔡邕以才学而被征召重用，蔡文姬十六岁时嫁于青年才俊卫仲道。但不到一年，丈夫就病逝了。而她带着丧夫之痛孤单地回到老家陈留时，她的父亲刚刚被王允所杀，她所看到的又是一派破败不堪的景象。汉献帝兴平二年（195），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互相猜忌，最后兵刃相向，互相攻击，引起更大范围的军阀混战，给中原地区带来了更大的灾难。这时南匈奴也参与了军阀的混战，而且趁机到处搜刮抢掠。蔡文姬正是在这一场浩劫中被劫掠到匈奴的。面对胡地的萧条荒野、胡人的凶暴威猛，她被迫远行、被逼嫁人，并在那里生育了两个孩子：“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传》）她的被掠是不幸的，经历是屈辱的，生活是不习惯的，对故乡的思念无时不在，但回归故乡又难以割舍骨肉。了解这些内容，我们才能透过历史的长空去探寻文姬那心中无法排遣的“悲愤”，去倾听她那天边“胡笳”呜咽的悲凉，去感受她那辗转漂泊百般的无奈！

陆游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词作《钗头凤》：

红酥手，黄滕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其有名，一是因为抒发了既缠绵悱恻而又无可奈何的思想感情，感人至深，催人泪下；二是因为一个与之关联的动人故事。陆游二十岁的时候，与表妹唐琬结为伉俪，二人青梅竹马，“琴瑟甚和”。但陆游的母亲却不满意这个侄女儿媳，对唐琬百般挑剔，不能见容，甚至逼迫陆游休了唐琬。陆游虽然苦苦哀求，终不蒙允，万般无奈，只好生生离别。后来，陆游续娶王氏，唐琬也改嫁同郡名士赵士程。几年之后一个明媚的春日，陆游来到家乡城南的沈园游览，恰逢唐琬和赵士程也来这里游春。邂逅相遇，赵士程邀陆游同坐，唐琬安排了酒肴。面对此情此景，陆游不禁心生感慨，当年的举案齐眉、缱绻情浓，当时的含恨割爱、难舍难分，别来的百般惆怅、万般思念，种种情思，齐聚心头，于是提起笔来，在沈园的粉墙上题写了这首《钗头凤》。这词是陆游“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更触动了唐琬那一颗早已破碎但又无可奈何的心，回到家中，唐琬也和了一首《钗头凤》：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倚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词中抒发了自己面对世态炎凉、昨是今非所产生的孤苦落寞、强颜欢笑、甚至人生无常的深沉感慨。据说，由于极度的哀怨和不可解脱的痛苦，唐琬抑郁成疾，不久便含恨而死。

像这样在特定背景之下创作的诗文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胜枚举。如前举曹植那次赴洛阳之行之于《赠白马王彪》、蔡琰被掳掠之辱之于《悲

愤诗》，再如杜甫困守长安之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岳飞抗金之于《满江红》、吴三桂与陈圆圆之于吴伟业《圆圆曲》、龚自珍道光十九年（1939，岁在己亥）自京都到杭州之行之于《己亥杂诗》等。在鉴赏古诗文的时候，了解其“本事”，可以对作品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表现有更深入的体验。正如唐代孟棨所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虽著于群书，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本事诗序》）他曾采录有关诗人和诗作的传闻故事编为《本事诗》，后人沿此以编，成为体例，如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魏庆之《诗人玉屑》、近人唐圭璋《宋词纪事》、王文才《元曲纪事》等，而历代诗话、词话、文话、赋话等，亦多有记载。

第二节 情感内容与艺术表现

作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直接面临的问题是：写什么？怎么写？我们在进行文学鉴赏时，首先考虑的也是：作品写的是什麼？怎么写的？这两个问题，前者就是作品的思想内容、情感主题，后者就是作品的表现形式、艺术特征。

《尚书·舜典》中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孔颖达疏曰：“诗言人之志意，歌咏其义以长其言。乐声依此长歌为节，律吕和此长歌为声。”“作诗者自言己志，则诗是言志之书，习之可以生长志意。”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诗以言志、言以达意的作用。

理论家在解诗的时候，首先注意到的也是文艺所表达的志意、情感。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亡隐志，文亡隐言，乐亡隐情。”（上博竹简《孔子诗论》）孟子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毛诗传》解释《诗经》时，每篇都先明确诗意，是为“小传”。如“《关雎》，

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野有死麕》，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这些“小传”都是毛传作者对该诗内容与作用的概括，尽管这些概括更重要的目的是在于宣传封建道德与教化。

分析作品的情感内容，就是要厘清其内容，认识其主题，挖掘其思想意义与文化意义。分析时，要结合作者经历、时代背景，对整个作品加以体认。如《古诗十九首》中的“去者日以疏”：

去者日以疏，生者日已亲。
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
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
思还故里间，欲归道无因。

本诗反映的背景是东汉末年，这时期由于天灾人祸，整个社会动荡不已。如果说季节物候的变化容易触发人们对于某种生命律动的体验，那么时代政治的骚动更能够引起人们心理感受的剧烈变化。仕途多舛，蒿目时艰，使文人倍感人生之艰、生命之促。这首诗便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发出的人生感慨。诗篇一开始便以饱经忧患、满怀焦虑的口吻感喟道：“去者日以疏，生者日已亲。”诗人站在现实的角度，把宇宙中一切事物以“去者”与“来者”概括之；而从心灵感受出发，把一切事物以“疏”与“亲”统筹之。去者自去，来者自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正因为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诗人才有这样的感喟。在这里，诗人在离去和将来的巨大反差中，让人感受到一种汲汲惶惶如恐不及的愁绪。那么，这沉痛而深刻的人生感慨是怎样触发的呢？接下来的六句便描写了刺激诗人情感活动的特定环境。这

就是走出外城门所见到的满目丘坟和古墓被耕作田、墓旁之松柏被砍作柴的景象。“但见丘与坟”不仅仅是说丘坟累累别无他见，而且暗含着丘坟就是人生归宿的情感。在这里，诗人不仅从“死”中意识到“生”的悲哀，而且从死中进一步意识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实现人生价值的紧迫。而越是如此，诗人对现实不能承认自我存在的价值和难以实现人生价值越能激起愤慨和不满。但是，自己又无力去改变这种现实，于是苦闷、绝望、悲哀一起产生。正是由于如此，风吹白杨发出的“萧萧”之声才引起了自己内心凄寂悲愁的共鸣。最后两句写归乡无路的悲哀，“还故里”是感于日月易逝、岁不我与而不想蹉跎岁月、徒羁他乡的愿望，但这愿望由于“道无因”而难以实现。“道”之“无因”，不仅仅指道路的艰难、关河的间隔，举凡一切足以造成障碍的社会人事因素均包括在内。正如清代朱筠在文中所说：“此二句不说出欲归不得志故，但曰‘无因’，凡羁旅苦状、欲归不得者，尽括其中，所以为妙。”（《古诗十九首说》）本诗抒发了自己时光易逝、故乡难归的悲凉之情，却寓含着博大悠远的人生哲理。从时间的意义上，诗人忧的是节序如流；从生命的意义上，诗人叹的是人生易逝；而从存在价值的意义上，诗人追求的是实现自我。因而后人称它是“用意警绝，谈理深微”（《诗薮》卷三），而鉴赏者便需将这种“深微”之“理”体悟出来。

实际上，鉴赏古典诗文，我们不仅要在这种“深微”之“理”体悟出来，还要更进一步将作品之“理”可以升华的普泛意义揭示出来。《论语·微子》有这样一则记载：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王朝更迭，一部分旧王朝的官吏忠于原来的君主，

不愿为新国君效力；由于君王无道、社会腐败，一部分士人屡谏不纳，自觉难伸其志；由于政治斗争险恶，一部分士人宦海沉浮不定，视仕宦为畏途，等等。于是这部分人退出仕途，弃官隐居，成为隐士。这是一种人生观，文中的接輿属于这类人物。古代相传，凤是一种祥鸟，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曾自比为凤，同时也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话，因此接輿用“凤”比喻孔子。但孔子身处春秋乱世，又周游列国推行主张，所以接輿讥讽他为“德衰”，并劝他“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过去的无法挽回，未来的尚可弥补，劝他应及早归隐。因而接輿之歌是对孔子谏止其行，倡勉其隐。但抛开这种具体思想，接輿之歌还有更普遍的意义和更大的启发性。如果把“往者”和“来者”不只看作孔子的过去和将来，而是在一般意义上理解为“以往”与“未来”，那么“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便是一曲珍惜时间、催人奋进的歌！天地悠悠，人生匆匆，短短的几十年如白驹之过隙，转瞬即逝。沉湎于过去，追悔于既往，必将一事无成。只有把过去当作基础，把既往作为经验，放眼于未来，从现在做起，才能有所作为。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同时代的作家歌咏相同或相近的内容，表达相同或相类的感情，形成了不少共同的主题。对于主题的分类，我国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对“诗体”的分类就已开始了，如它在诗歌中设定的主要类目有公宴、祖饯、咏史、游仙、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行旅、军戎等，便是一种主题的划分。近30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对此进行了广泛研究，王立把中国古代文学概括为“十大主题”，即惜时、相思、出处、怀古、悲秋、春恨、游仙、思乡、黍离、生死；^①陈向春则把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主题归纳为以下十种：时间、生命、情爱、别离、求仕、忧患、隐居、从军、怀古、娱乐；^②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还曾经编辑过“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大成”，把中国古代文学分为“困顿落魄”、“求索抗

① 王立《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② 陈向春《中国古典诗歌主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争”等主题。尽管研究者对主题的划分，因角度不同而各有侧重，但从鉴赏者来说，欣赏某一主题的作品时，将同一主题的内容前后贯联，无疑可以廓清这一主题的历史脉络，增强对这一作品的文学史认识。

比如，忧虑国家的命运，同情人民的不幸，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中国文学之中，表现了文学家强烈的爱国主义和热切的人文精神。在朝代更迭的历史时期，在民族矛盾深化、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阶段，这个文学主题更为鲜明。《诗经》已经奏响了忧国忧民的历史强音。在《邶风·载驰》中，许穆夫人在国家危亡的关头，毅然冲破世俗的观念，赶回卫国，吊唁卫侯，慰问新立的文公。失去亲人的痛苦，国家破败的忧伤，使她五内俱焚。她登上高高的山冈，遥望灾难深重的家乡，悲凉之情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唱道：“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在这首《载驰》诗中，她描述了自己怀念宗国、奔赴国难的内心世界，表达了借助大国、拯救卫邦的坚定信念，抒发了沉郁悲壮而又缠绵悱恻的爱国情怀，掷地有声，感人至深。在屈原的创作中，诗人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民众苦难的同情和对自己人生失意的悲悯是融合在一起的。他猛烈抨击腐朽势力，愤怒痛斥群小党人，大胆谴责昏庸楚王，关注痛切颠沛民众，感慨悲伤艰难人生：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脩之故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脩之数化！（《离骚》）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哀郢》）

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思蹇产之不舍兮，曼遭夜之方长。……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懔懔。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